

Hao² tok, yat, tch'áo³.

Journal de controverse.

Série en 4 tomes

1872



MAISON MÈRE DES SŒ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ÉE-CONCEPTION
29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COTE-DES-NEIGES MONTREAL, P. Q., CANADA

日鐸日抄目錄卷之五

答大梵天王非天地 真主

見一
張

答玉皇大帝益非 天主

見二
張

答 耶穌乃 造物主降生非釋迦可擬萬一

見二

張凡
二則

答闢佛之力總爲世道人心

見四
張

答 造物主生物養人而釋氏戒殺之謬

見四
張

答毋殺人一誠在國法之前而比之加詳

見五
張

答 主永滌罪惟 主可赦

見六
張

答靈魂之永苦慘于形受見六張

喻人不知險見七張

論人須向上慕主見八張

答守貞爲上見八張

論所學三字終身不盡見九張

論五官之司言最宜謹見九張

答原祖犯命正顯天主全能見十一張

答人有原罪故克己之功愈崇見十張

答小過不悔繇認主不真見十張

答人不知真福故重世福

見十三張

答魔鬼出見人世不脫離其苦

見十三張
凡二則

論財色之人自絕于

主

見十四張

論財不宜過營

見十五張
凡二則

論積財不施亦不能安享

見十六張

論水德

見十六張

論人而不善反蠢于物

見十七張

答列宿逆行甚微而叅宿漸高繇于日

見十七張
凡二則

答十柄四時易向亦繇日行

見十八張

答度數之學無甚關切故

主隱其奇

見十
八張

論

聖體之恩增人神力

見十
九張

論人當順

主命而

大主予奪具有深意

見十
九張

凡二
則

答魔鬼可知已往多不知未來

見二十一
張凡二則

答原祖初生卽字言之始

見二十二
張凡二則

答古今人壽脩短其故有二

見二十
二張

答將審判前諸患以當煉罪

見二十
三張

論

天主愛人人宜愛

主

見二十四
張凡二則

論 聖體爲靈魂之糧

見二十
五張

論領 聖體之後須力行善功

見二十
六張

析水火冷熱之理

見二十
六張

論愚人難於不言

見二十
七張

論人入迷途 主亟提醒

見二十
七張

論懷 主寵祐宜防險途

見二十
八張

論人不行善功難免

主譴
見二十
八張

答月體明暗之殊

見二十
九張
凡二則

答金星有弦望晦朔

見二十
九張



日鐸日抄卷之五

泰西思及艾先生日鐸

景教後學福唐李九標其香彙記

富沙楊葵配綠

分錄

桃源陳景明肇夾

延津張勲台垣

較訂

明溪黃惟翰宗卿

溫陵林爾元爾會

點定

莆陽朱禺中東極

冬十月、艾先生上建州、廿三日、賴士章自古潭來謁、

問曰、天主卽天地萬物主是已、據釋教中、大梵

天王、實統三千世界之權、不知與天主同否、先

生日、否否、夫天主者、乃至尊無上之真主、而主

宰天地萬物者也、釋氏所謂大梵天王、立釋迦之

旁受教、豈爲天地真主、尙有不知、不能待受教于

人類者哉、蓋大梵天王、本非實有、乃釋氏私立名

相、以成其僭傲無上之意、故奉佛者、亦不以梵天

王爲尊、只以釋迦爲尊、則以梵天王爲天地之真

主。謬斯大矣。矧釋氏三千大千之說。尤荒唐無據者乎。

士章曰。梵天王旣不可言。天主若道家所云玉

皇大帝。得無似乎。先生曰。玉皇名號。乃宋徽宗所加。前此無有也。今以一人私立之名目。何可卽妄

認爲天地真主。據玉皇經所論。玉皇脩身幾百劫。

乃登帝位。夫天地真主。可以人脩成者哉。藐諸人

類。本天主所生。何敢僭稱。上主。譬諸奸民。謀

篡帝王之位。必爲反賊。罪不容赦。況謀天地真主

之位乎。卽云待人脩成。然後天地有主。試問玉皇未生之先。所謂主宰天地人物者誰乎。且玉皇經又云。玉皇之上。更有三清。玉皇旣在三清之下。則尤非至尊之主。明甚。今乃欲與至尊之真主。同日語也。豈不謬哉。

廿五日。士章復問曰。聞釋迦爲淨梵王及摩耶夫人所生。不過天主所生人類。固矣。請問耶穌亦爲聖母所生。非人類耶。先生曰。吾主耶穌一位。含有二性。一爲人性。一爲天主性。以天主性。

接合人性。乃始降生救世爲真主也。若但論其形
軀靈性。果爲人類。果爲天主所生。若論其內之
所存。則人性之上。更有天主性。以幹運其中者
也。故聖經有云。吾主耶穌。真是天主。化成天
地萬物。而常爲之主宰。又真是人。生于瑪利亞之
童身。可見耶穌真爲人。真爲天主。二性相合。
方能救世。以其人性。可爲萬民立表。代人受難。以
其天主性。則具有全能。可立無窮功績。以救萬
世耳。至論人類。無問釋迦。卽古來大聖大賢。總不

過一人性。故有不知不能。非可比。天主耶穌萬一也。

士章曰。釋迦雖出人類。安知非降生救世之身耶。先生曰。吾主耶穌降生。不惟生時顯諸神能。超出萬聖之上。如命聾者聽。瞽者明。跛者行。病者起。死者復生。可證爲全能。真主矣。且未降生千數

百年前。古經已預載其事。故凡降生之地。童貞之母。與夫景星之現。三王之朝。種種聖蹟。莫不言之。于先而一一符合。于後。所以當代聖人。如若翰西

默盎等皆認爲古經所許降生之真主。無疑也。若
釋氏則前無所徵。後無所據。可與天地之真主
竝哉。矧釋氏雖僭逆。亦只自尊爲師。何敢駕至尊
之上。而自認爲天地之主乎。敝邦稱呼甚嚴。加以
聖人之稱。已自不易。況天地之真主。可妄許耶。

廿六日。士章復問曰。釋氏雖不敢與天主竝。然其
教入中土舊矣。先生始至敝邦。卽昌言闢之。竊思
燎原方盛。撲滅綦難。乃竟詆毀之不遺餘力。何也。
先生曰。此情理不容不然也。釋氏之教。來自身毒。

究其原、乃竊吾聖教之似而訛出之者、使理之所
是、而輒非之。是誹謗也。理之所非、而反是之。是面
諛也。謗與諛、豈余所敢出哉。釋氏位抗至尊、妄捏
輪迴、狂傲悖道、莫此爲甚。吾秉一大中至正之理
闢之。雖唇焦舌敝、亦無非圖報。真主爲世道人
心計耳。烏可以燎原之勢、難于撲滅、遂任其薰灼
人心、而莫之恤哉。

士章曰、天道好生惡殺、凡一喙一木、必曲爲長育、
故釋氏本其意、而有殺生之戒、今聖教祇誠殺人、

不愈開覆巢刳胎之習耶。先生曰。釋氏之戒殺。不過憑輪迴謬說。以行姑息之仁耳。其于大道奚當哉。天主化生萬物。原以養人。故教誠不禁殺生。以保人類。斯正好生之大德也。雖然。不禁殺也。非導殺也。且亦節物也。未嘗殘物也。如謂殺生卽開覆巢刳胎之習。則罪在庖犧氏。亦已久矣。況五雞二彘。世稱西伯之仁。何獨至吾聖教而疑之。且釋氏之戒。至謂殺物與殺人同科。乃有我殺還他殺之謬說。此在國法持平。亦從古未有。而況其上者。

乎。

士章曰、殺物之科、誠不列國憲、若夫殺人一誠、律有明禁、國有常刑、亦何煩教誡爲哉、先生曰、無故殺人、國法所禁、斯正體造物主慈心而創立于十誠垂訓之後者也、第誠毋殺人者、豈但手刃而剗割之謂哉、一事足以殺人一物足以殺人卽一言一念亦足以殺人、殺之條如此其繁也、且子亦知殺人靈魂比殺人之肉軀爲尤慘者乎、中邦有曰、毋以不善殺子孫、毋攻邪學以殺天下萬世、以

此論殺則有非。明刑之所能及者矣。而謂毋煩教誠哉。

廿八日。士章復問曰。人惟無陷于過則已。一有所陷。雖決東海之波。亦難洗滌。今云領聖水以洗宿愆。夫一滴之水。何能遍洗。得無與釋氏楊枝灑水。同一作用耶。先生曰。人得罪于國主者。惟國主足以赦之。得罪于天主者。亦惟天主足以赦之。今人皆獲罪于天主者也。夫有罪不罰。固非。天主至公之道。然使誤犯于前。而能痛悔于後。則

天主亦必昭鑒其真切。而原宥之。使得自新。斯正
徵其至慈至愛之心也。況聖水滌罪之規。乃天
主降世親所諭定。故鐸德所授者。外雖形水。而其
內實具有赦罪之神能。若彼佛氏。既自不離人類。
且又自負抗主虛誑之罪。是猶已罹大辟。而欲
寬他人之大辟也。而可乎。以是爲比。亦甚非其倫
矣。

有頃士章復請曰。人之靈魂。既爲神體。則爲惡而
降地獄者。無形之神耳。縱有萬苦。何從受之。先生

曰、聖經所載地獄之苦、靈魂實受、其說有二、一謂地獄之火、雖亦有形、然與世火大不侔、猶如真火與畫火、大不侔也、蓋天主以全能、加其烈焰、不惟能焦灼有形之物、且能焦灼無形之物、故邪魔及人之靈魂、雖爲神體、悉能備受其罰、其二、謂靈魂之苦、皆屬神苦、故其痛楚、慘于形受、如人肉身縱晏然無恙、心忽轉思拂意之事、焦忿痛恨、幾若忘生、又如幽居暗室、疑有毒蛇惡鬼恐嚇之狀、種種惡相、無不見前、雖實無之、而人冒其苦、無異誠

受地獄之人其受苦亦復如是。況魔鬼變幻其中。自能張設萬態。以虐其魂。非如人世刑罰之苦。筆舌所可罄也。

越七年甲戌春三月八日。艾先生復八桃源。諸友畢會。先生曰。適來途中。有推牛行橋者。屢推弗前。予見之而怖云。牛亦知險乎。人行于世。不牛若哉。今者求苦之阱。其溪矣。犯命之端。其橋哉。而世俗肉身邪魔。則推牛者乎。人皆曰子智。大道不行而好徑。繇是世俗推之于利欲之橋矣。肉身推之于佚。

樂之橋矣。邪魔推之於惑溺之橋矣。具曰予智。胥淪于淵。何瞢瞢焉其不牛若也。

十有九日爲耶穌復生之辰。先生曰。耶穌復生矣。子等亦有復生之望乎。大西有鳥。名亞基辣者。鳳凰之屬也。其高戾天。爲太陽之鳥。至伏雛外。虞有他外雜之。必取其雛。向日而視。其目不瞬。頭不眩者。乃爲眞子。否則委而棄之矣。今子等素稱奉教。望有復生之期。然果能一心向上慕主。不瞬而不眩者乎。則耶穌必以爲已子。如其瞬且眩。

也。則必垂首向地。而爲地上之營者也。能保不爲
吾 主棄耶。

廿一日、先生出訪客、姚則坤問曰、聞貴教以守貞爲
上、設普天之下、悉如是立志、則人類不幾絕與、先
生曰、此固不可必得之事。然亦所當發明也。昔聖
奧斯丁亦與人論此云、人生世界、婚配之禮。乃其
常道。能一生絕慾守貞。有幾人哉。故不必過慮及
此。但世界總有窮盡之期。向使人人悉能守貞。則
人人皆爲賢爲聖。卽人類從茲而絕。不尤愈于世

界窮盡之日、而始絕者乎。蓋世界窮盡之日、有善亦有惡。何如守貞而人類絕。悉皆純善而無惡者乎。至皆純善而無惡而大主降世愛人之心慰而吾儕同人昭事相與爲善之心不更大慰乎。

廿有五曰、陳肇夾偕弟肇良至堂、先生語之曰、昔有

兄弟二人、其一勤書史、其一則日入主堂、用神

功也。兩人相聚、各叩所學、其入主堂者曰、吾生

平所學三字、直終身以之、未易竟也。問奚字、曰黑。

紅白。其一大詫、請竟厥旨、曰、所謂黑者、自顧平昔

種種罪污。爲極黑穢之物。我當如何。慚愧。所謂紅者。存想吾主耶穌。爲我等受難。紅血流下。我當如何。感泣。所謂白者。天上聖人聖女。純修之德。潔白可喜。我當如何。景仰之三字者。體認終身足矣。其一爽然自失曰。我終日讀書。尚不如爾三字。然則斯兩人者。其所學孰多乎。

夏五月。先生賁龍江。廿有一日。先生謂衆曰。子等自學道以來。亦常謹守五官之司者乎。必也目毋妄視。耳毋妄聽。口毋妄言。手足毋妄持行。使人望而

見之。卽知爲端人德士也。斯于道其庶幾乎。

又曰、五官之司、惟言最爲宜。謹蓋大主之生人也、舌藏口中。衛以齒。復衛以唇。重關固閉。若深虞其破也。乃或嘲笑。或譏訕。或數短論長。其傷人也。實甚。譬之劍焉。劍有益亦有損。以之護身則益。以之殺人則損。惟言亦然。以之談道持誦則益。以之嘲笑譏訕則損。然則言可輕出乎哉。

又曰、且子不觀之蛇乎。蛇之咬人。其毒最深。然只害人肉軀耳。未及靈性也。若利口之言。傷人之名。

敗已之德其爲毒也深于蛇昔耶穌在世時有
異端者流專務外修不飭實行偶見一宗徒不盥
手而食遂告耶穌曰爾徒不盥手而食亦汚甚
矣耶穌曰入口者非汚出口者乃汚耳吾主
之意以飲食之物藏于肺腑縱有不潔何傷乎利
口之言言者聽者均受汚焉是以古有德士達味
德者惡其言之躁也祈天主賜其誦經談道之
外餘悉啞焉天主亦允其所求若彼德士者刻
勵之功弗可及已

有頃其香問曰、竊聞原祖之初生也、天主賦以
美性、夫既有美性矣、奈何犯命乎、先生曰、天主
之賦人性也、原使之可爲善、而不使之定爲善、如
定之爲善、永無他變、若火之定于熱、日之定于光、
天主亦何難之與有、然此則爲善皆天主功、人
亦何功、而坐享天上福哉、惟賦之美性、又必令其
自發善心、始以賞罰隨之、今原祖挾其美性、祇爲
不純心于善、致犯天主命、而受重罰、曾何咎厥賦
之初乎。

其香曰、器之精者工必良。器之窳者工必拙。今以
初生原祖、卽首犯。主命人遂以其犯者、并疑其
生者。又何徵。天主全能乎。先生曰、斯正顯。天
主之全能也。今有良工于此、造一奇器、極其精美、
忽墮地而器碎。工取其碎者、別造一器、其精美視
前有加焉。此其工不尤良者乎。乃原祖自犯命而
後、以九百餘年之苦修、竟獲天上永福。斯其視平
平爲善、坐享天報者、其爲功不更鉅乎。昔聖奧斯
丁有云、無惡之善、不如轉至惡爲大善。夫原祖以

犯命而苦脩、正轉至惡爲大善也。正旣碎之器、而更造爲奇巧也。不益見天主之全能者耶。

且天主之恩、莫大于降生救贖矣。向非原祖犯命、則吾主未必有降生之旨。今使古今萬民、得蒙大主救贖之恩者、皆原祖犯命之因也。然則犯命一節、亦吾人感恩圖報之繇。人乃不以頌主、而反憾主者乎。

其香曰、以犯命而憾主、固爲不可。然惟原祖犯命、遂令千萬世傳染原罪、美性易偏、故不能無追

遡耳先生曰、人無原罪。則美性不失。縱獲享天福。亦何希奇之有哉。惟傳染原罪、故其性有剛柔純駁之異。而人始有矯偏克已之功。斯其苦勞。彌甚。其享報。彌崇。譬之爲將者、遇難克之敵。身經百戰。始得敘功而剖符。視彼席先人餘蔭。坐縻世祿者。殆超越數等矣。

廿二日、謝仲升問曰、滌罪之功、全繇痛悔、文已知之

矣、今有日用小過、似非獲罪之大者、慮痛悔之誠、未易頓發也。先生曰、小過不悔、繇于認。主不真。

否則。未有不誠且切者。譬如一不謹之言。施之儕輩。未必悔也。上而尊長。則憬然悔矣。再上而施之權貴。施之國君。直有徬徨痛切。必求赦宥而後卽安者矣。蓋所犯逾尊。則其悔必逾切。亦何論犯之大小哉。今天主無上至尊也。吾人至卑也。以至卑而犯至尊。雖一念一言。其獲戾已大。如日過之小也。而漫不悚切。是不認吾主爲至尊至嚴之上主。而敢于輕犯也。罪孰有甚焉者乎。

日將午。劉文學晉謁。問先生曰。功名富貴。亦人世

浮塵人多戀而不能割。何也。先生曰。祇爲不知真福故耳。若知身後真福。百倍于功名富貴。則現前世福。皆嚼蠟也。君曷不觀之嬰孩乎。以千金易搏黍。弗我易也。豈千金不如一黍哉。無知故爾。迨長而知覺。則必貴千金賤一黍矣。今人多戀于世福。而不營真福。是不分千金一黍之類也。不亦惑哉。聖額我略有云。爾輩旣嗜富貴。當嗜無窮之富。不盡之貴。幸毋以小富貴自足者。正謂此也。

漏下初刻。其香問曰。天主罰魔鬼于地獄。旣受

無窮之苦矣。及其出見人世也。亦脫離其苦否。先生曰否。今有病人。頭重目眩。五官百體。俱不能安適。此卽移上移下。移左移右。其不安適猶故也。何也。病切已身也。今魔鬼之永罰。躬自受之。縱出見人世。安能脫離其苦乎。

其香曰。向讀降生言行略。見耶穌爲人驅魔。魔

哀祈曰。幸毋復驅我于地獄。若出見人世。旣不脫離其苦。又何懼地獄之復入耶。先生曰。魔鬼之苦。固無適可離。然其出見人世。與在地獄之苦。亦微。

有間耳。再譬之病者，頭重目眩，雖移之他處，似亦不適。第在幽暗卑濕之區，其苦自必更倍。若得移置軒朗之域，卽切體之病，未嘗少減，而視向之所處，亦稍殊矣。况魔誘人爲務，入獄弗能，故不願也。廿三日，瞻禮畢，先生詔于衆曰：今日經中載吾寓言者曰：有一富翁，庀盛筵，命僕延客。其一曰：吾已市腴田數畝，欲往觀之，無暇赴也。其一曰：吾適市有耕牛，欲駕而試之。其一曰：吾正掄婚受室，愈不暇往。僕返命，主翁大怒，謂其僕曰：爾可遍行市。

中凡遇貧者賤者及一切瞽聾殘疾之人邀飫此筵向數人者必不獲享其僕如命諸人畢赴然尚有餘席又命請田野細民以充之衆各飽飫而歸夫吾主之意以主翁者天地萬物之大主也盛筵者凡在阨格勒西亞中所沾聖寵也欲市田駕牛者貪財人也掄婚受室者迷色人也人而貪財迷色其肯幡然入教沾吾主之寵澤者乎非吾主之棄彼人人自絕于吾主耳反不如貧者賤者瞽聾殘疾以及田野之細民其蒙受主

恩尤易易也。

又曰、聖伯多祿有云、貪財之人、有似于崇奉邪魔者。夫崇奉邪魔、其罪重矣。胡貪財者與之並乎。不知貪財者、朝斯夕斯。念斯言斯。并其心身性命、亦在斯也。此直認財爲生我養我及安適我之物、而汲汲事之、豈非認財爲王者乎。認財爲主、視彼認邪魔爲主、其不認天地之大主均也。聖伯多祿之言、有以也夫。

又曰、財非盡置不求也。特不必以財爲重耳。主

經有云。今日與我。我日用糧。誠以日用之糧。足今日之用已矣。不必貪求明日也。子不觀之鳥乎。未嘗耕種。亦未嘗畜儲也。日日所需不缺。夫鳥一無靈之物耳。大王尚安養之。俾毋匱乏。况誠心奉主之人。而慮日用之有缺乎。則亦何用終日逐逐。而于正業反疎也。

又曰。敝邦有一人。日營生業。常積其餘者。至王日施之。而其財常有餘也。一日邪魔誘其貪念。遂思存積。不務施貧。積之不已。果有贏餘數月。足生大

瘡不能營業。而向來所積。盡爲醫藥耗去。且典盡
家中之物。不勝困苦。于時 主命天神醒之曰。爾
向爲 上主施貧。故 主亦俾汝有餘。安然享之。
奈何貪心頓起。今所積者。安在哉。其人始悔悟。求
赦。自是施貧如故。而有餘仍如故也。人心貪吝。夫
亦可以鏡矣。

日正中。鄭明經邀款。其香從。適談及水性。先生曰。
水有水之性。亦有水之德乎。明經曰。水之德。曰冷。
曰淡。曰流。下。先生曰。然則人之德。亦有可比之水。

者乎。冷于俗情。是人之德亦有冷也。淡于世味。是人之德亦有淡也。謙卑自牧。是人之德亦有下也。設于俗情世味。太熱且濃。好居上而不居下。曾水不如矣。

其香曰。人爲萬物之靈。故諸德咸備。先生曰。子以人爲萬物靈。然不善用之。反似萬物之蠢。其香曰。云何。曰。天主之生萬物也。賦以一定之性。如火之熱。水之冷。雖歷千百年不改也。若人之性。天主則賦以靈明。變化之體。超絕萬類。乃不變化于。

善而多變化于惡。豈若物之一定。更無轉變者乎。故謂人非靈于物不可。非蠢于物亦不可也。

有頃其香問曰。向閱天問略。見列宿天亦有逆行。不知每日逆行。其度有幾。先生曰。列宿一天。其逆行甚微。敝邦曆法推筭。須積數十餘年。始逆行一度。至逆行一周天。則積有數萬餘載矣。考中邦堯舜以至今日。始逆行十五度。可見其動甚微。去不動者不甚相遠也。

其香曰。果爾。則列宿之去日。宜有一定之位。偶見

參宿見于東方。于日沒時。每夜漸高。何也。先生曰。此非參宿漸高。乃日之逆行。漸與參宿會耳。試觀日每日逆行一度。則與參宿日近一度。故當日沒時。而參宿東方。遂高一度也。知乎此。而列宿可類推已。

其香曰。敝邦書中有云。斗柄東而天下春。斗柄南而天下夏。斗柄西而天下秋。北而天下冬也。夫列宿既逆行甚微。則亦順宗動天所帶耳。何斗柄所指。四時易方乎。先生曰。子所言者在何刻。曰。日沒。

日金日抄 卷之五
時耳曰斯正觀日行而可知也。論北斗爲宗動天
所帶一日一周其柄亦四方迴指。但日躔黃道二
分二至南北各殊。故當日沒時見斗柄所指若隨
時各異耳。

其香曰造物主之生天也何不使人爲可測而
故隱其奇若此乎。先生曰卽此一端亦可徵造
物主之妙也。其香曰如何曰造物主之生物也
其甚切于人者多顯而易見其不甚切于人者多
隱而難知。子試思天文之學有甚關切于人者乎。

知之固爲博物。不知初亦無損。若性命至理。爲人生日用所不可離者。則造物主必顯示之。初非有隱也。卽以地之物言之。五穀所以養人。則無地不生。至若金玉珠貝之屬。非不寶貴也。然未甚切于人。故不惟地不皆產。且山含川藏。不一炫奇于人世。職此意已。

廿有五日。先生又謂衆曰。昔經所載。有古聖厄理亞者。欲到一高山。訪天主聖蹟。乃陟歷遙險。神力頓疲。憊一大樹下。嘆曰。我力不堪。自分死此矣。因

倦而睡。天主遣天神賜以水餅。諭之曰。醒醒。及早享此。前途尙賒也。聖士醒見水餅遂謝。主恩享之。不覺充飽。自是鼓力前行。果窮高山。愜所願矣。今我輩奉教。求登天國。豈直一山之高哉。乃世盡險途也。自恃已力。其何能至。故吾主耶穌立領聖體之恩。增我神力。以耐世患。庶幾升天有賴。不爲半途之廢耳。

又曰。子等欲領聖體。當立志以順主命。故無

論爲富爲貧。爲窮達。爲天壽。毋以順境而生驕佚。

逆境而生怨尤也。其香問曰：順命固矣，未知可祈求否？先生曰：可祈而祈，得固無罪。然世福非真福，其所之可不可，總非人之所能知也。子今知天主之愛人，甚于人之自愛者乎？天主愛人，必盡知其所當得與不當得者。可予則予，不可則靳之。故一予一奪，具有深意。予者固謝，主恩不予者，尤不可生怨懟也。譬之嬰孩焉，父母愛之，不啻其自愛。求衣食書筆之類，無弗予也。設日求生菓及性毒之物，則懼其疾害也，輒奪不予，而謂父母弗

愛其子。必不然矣。

其香曰。每見善者。或罹世禍。不善者。或享世福。雖大王有深意其間。然貿貿生民。不能測也。是以滋疑。先生曰。昔有一人。亦以善惡禍福之故。疑上王者。王欲醒之。命天神化爲人。偕之行遠。偶宿一逆旅。其主人善士也。只有幼子。愛之篤。是夕忽死。斯人疑之。又至一家。有善人失金盃。一反爲行惡者所拾。斯人愈疑。仰而嘆曰。上王權衡。若是爽乎。天神從旁諭之曰。逆旅主人。善士也。然過愛

其子勢必殉其子之所爲他日不善皆此之繇矣
故主命早收其子未染之竟既得天福而其父
處憂患之中忍德且日增也失金之家雖亦善士
然有微過故主命其失財以當補煉過端既贖
所存純德永福之享乃其分耳彼惡人者生平亦
有小善故命得財以償之小善既償則皆純惡地
獄之火旋及其躬子奚疑焉斯人始悟且悔終其
身信順主命毋敢有疑繇是觀之大王一子
一奪具有深意特顯茲一事章示人耳貿貿生民

安得日遣天神以告乎。

日已沒其敘問曰、天主已往未來、固無不曉、若魔鬼靈明所賦、原異于人、亦能知未來事否、先生曰、未來之事有二種、其一爲一定之故、不得不然者、如物以時生育、及日食月食之類、斯魔之靈所畢知者、其一不繇一定之故、如天主之聖旨、及人之自專、斯則只知已往、不知未來、

其敘曰、每見世俗相傳、如祈夢扶鸞之屬、未來事亦多奇中、非魔鬼伏以告人者乎、先生曰、此非知

也。特猜着耳。大主藏機權于不測。原非魔鬼所能窺。特魔鬼之性。倍靈巧于人。故遇事輒能猜度。時有奇中。如善射覆焉。而其不中者尚多也。今人于其不中者。通置不論。遂群艷其偶中者。詫爲靈奇。相率崇之奉之。悲夫。

廿六日。其敘復問曰。敝邦文字之興。起于黃帝。故前此紀載。多略而不詳。聞大西自開闢以來。紀載無漏。不知文字從何始乎。先生曰。原祖之始生也。

天主卽賦以靈明大智。超絕萬類。故凡天下百物。

皆原祖命名。此卽文字所從始耳。

其敘曰、造物主化成天地、至第六日、而原祖始
生、則天地萬物之成、尚在原祖未生之始。彼造成
次第、烏從知而紀之。先生曰、原祖初生、去肇成天
地、纔五日耳。況天主旣賜以大智、又默啓其靈、
通徹萬理、故于化成之序、悉洞曉以貽後人。斯皆
傳信、而非傳疑者也。

其香問曰、聞原祖之在世也、九百有餘歲、可見上
古壽多長。中古漸短。迨至今日、滿百者以爲奇觀。

矣。果風氣之不同耶。抑上主之所命耶。先生曰。此其故有二。一爲人之自然。一爲主之使然。何則。人之自然。藉土生物以養之。古初百物始生。土氣本厚。故凡五穀百菓之屬。多得氣之厚者。以養人人。遂多壽。厥後生物愈多。土氣漸薄。而人壽亦因遞減也。何謂主之使然。上古之世。人類稀少。天主本欲增人之壽。使廣傳其類。況古世人多淳龐。其享有壽考者。又多脩德立功之年也。故主尤欲增其年壽。俾歲永而功多。中古以降。人心漸

澆脩德者鮮。設若年壽愈增。罪罰且愈重。故主
輒減其年。毋俾多罪耳。今人率冀享壽考。亦冀爲
立功之年乎。抑冀爲增罪之年乎。夫宜知所擇也
已。

廿七日。其香問曰。向讀龐子遺誼。云將審判時。人民
病疫。天降大火。萬物俱焚。此以施之惡人。斯爲至
當。竊意時有善人。乃亦降是諸罰何也。先生曰。等
死耳。病死。老死。與水火刀兵之死。死有異乎。曰。無
以異也。曰。死旣無異。則均一。主命安在疫死焚

死之爲罰哉。況人生在世。鮮有純善。故善人初死。多必送入煉所。以煉生平微疵。始得常生天國也。迨審判時。賞罰正當。大定。則借水火刀兵之患。以煉其罪之餘。不復更送煉所。又何疑爲善之人。不應受此者乎。

廿有八日。諸友求領。聖體。先生詔衆于堂曰。子之

求領。聖體也。亦知。主以斯恩賜人。超出天神

之所受乎。何也。天神純神。只得享天上福而已。未有。聖體降臨。彼身也。今以天神之不可得者。而

賜諸人。則其授于人者。不更有加于天神耶。

又曰。主之愛人。如此其摯也。子等當如何愛

主者乎。耶穌聖訓有曰。愛我者。必守我之言。我

大父亦愛之。吾儕必降臨其身。而與之偕焉。夫

主之訓。不曰守我誠。而曰守我言者。以人之愛

主。徒守教誡焉。未爲全足也。必時繹垂訓之言。佩

服不忘。乃全愛主耳。今有致敬貴人者。毋論所

囑之語。卽時奉行。且復窺其微意。百將順之。以求

得其歡心。況愛天地之。大王有不守其遺言。而

可謂愛者乎。我大父者，天主罷德肋也。蓋吾主耶穌原爲罷德肋之愛子。如吾能愛耶穌，則不負費畧降生之意。故大父必喜而愛之。吾儕者，天主三位也。與爾偕者，我領聖體，則天主三位俱降臨我身也。主旣降臨以與我偕，而我亦必時時念念求翕合。上主之心，則我與主偕。而主亦永與我偕矣。吾主之訓，深可繹思也已。

廿九日，諸友蒙恩已畢，先生又謂衆曰：昔如德亞國

人多僑寓他國，爲染于異俗，不能盡禮奉主。吾

主憐之，默啓古聖梅瑟者，領衆而歸。一時偕行，六

十萬人，不啻也。至海濱，無舟可渡。吾主賜梅瑟

大能，以拄杖畫水。水忽分爲二，中有大道，履之如

平地。比登岸而行，日久，衆人糧盡。請梅瑟代祈。次

日晨興，有天上降來之糧，名瑪納者。食之，人人皆

可得飽。且隨其所欲之味，無不各如本願也。後賢

推論此事，正爲聖體之豫象。何也？僑寓他國者，

如未領聖水之人，溺于異端也。渡海者，如以聖水

滌人罪也。必過海登岸而始得天上糧者。猶人必領聖水後。堅心定志。始得領聖體大恩也。衆人皆得飽者。聖體大恩。人人靈魂皆得所養也。隨其所欲。各如本願者。領聖體之恩。亦必隨人領受之功。淺深大小。以爲寵祐也。

又曰。領聖體之後。須力行善功。否則增罪矣。前聖有云。人之領聖體也。善者爲藥。不善者爲毒。善者爲常生之福。不善者爲永死之罰。摯哉斯言。洵可畏哉。故子等蒙恩以返。寧可靈魂離肉身不。

可。靈。魂。離。

天。主。也。吾。子。勗。諸。

漏下數刻，先生燕坐，其香請曰：向聞之盧先生云，火性熱，水性冷，然煉鐵熱于火，冰冷于水，未憶其詳也。先生曰：斯其理有數端，姑卽一端明之。火性雖熱，但火之氣稀而散，其力小，故雖當烈焰，人猶得而手摩之。若至煉爲紅鐵，則相戒不敢犯，何也？其氣聚而凝，故其力倍加也。惟水亦然，水性雖冷，而水之氣散，至結而爲冰，則體質凝實，故寒于水。然則人之神力，其宜聚不宜散也。亦復如是。

少頃先生謂其香曰、愚人何所益其愚乎、對曰、不言耳、先生曰、雖然、愚人安有能不言者、昔有一德士、于酒筵中、衆人譁然談論、獨德士默如也、傍有議者曰、斯人終席無言、何其愚、其一答曰、斯人若愚、必不能不言矣、故古經有曰、愚人不言、可以謂智。

六月朔日、瞻禮甫畢、先生詔于衆曰、今日經中載吾主耶穌在世時、于瞻禮日、與惡人同坐、時有譏吾主者、吾主諭之曰、有一牧童、牧羊數百、其一奔

逸不知所之。牧童懼其逃途失群。或飽豺狼之吻也。遂姑置羣羊。亟往尋之。負而歸。不勝喜。比諸未逸之羊。倍憐愛之。夫吾主之意。以譬奉教諸人。羣聚一堂。司教者牧之。中有逃途失羣。復竄入于異端者。是必不能脫鬼魔之手者也。于時司教者。亦不暇顧諸人。急往醒之。若得幡然悔改。其憐愛之也。不更有加者乎。蓋大主啓祐善人。尤亟欲提醒惡人。設彼執迷之輩。屢提而不醒。如牧者愈追。而羊愈逸也。有不飽豺狼之吻者乎。

又曰。聖經云。吾輩獲

主聖寵。猶如藏寶液于瓦

器中。蓋以世途甚險。入其中者。易失吾主之寵

祐也。譬諸懷寶者。藏之玻璃瓶內。入行市中。一遇

雜沓擠擁之所。則必盤辟思避。或翼翼奉持。萬一

不戒。瓶碎而寶失矣。夫吾主寵祐靈神之至寶。

也。吾以肉軀藏之。其脆也。甚于玻璃。乃入行世途。

倏遇貪淫諸相。而不謹守五官之司。吾懼寵祐之

頓失也。戒之哉。

初三日。謝文學造訪。先生從容語之曰。睽教多年。愛

主之心亦常在否。對曰：然。問其如何。曰：不敢爲惡耳。先生曰：然亦未嘗爲善。文學曰：無惡卽善也。更何善之爲乎。先生曰：今有僕人于此，性頗醇謹，但終日懈惰，安睡不力，所事其主，責之。僕曰：我素不犯主，不詈主，不盜主財，責非所甘也。主怒曰：雖然，吾終日參養爾，爾竟不力所事，亦安用若僕爲哉。今吾輩受上主之恩，宜力行善功，以圖報効，如于所應行之善，漫不事事，徒傲然自多曰：我不殺人，不偷盜，不邪淫也。其能免上主之大懟耶。

初五日入夜先生燕坐其香問曰月中黑影衆論靡定先儒謂山河大地其影上映于月遂云明者爲水黑者爲土未知然否先生曰月中明暗各殊旣云大地之影則月當如鏡而大地如形否對曰然曰果爾則鏡中之影宜隨形移矣乃山河大地隨方不同月之所照亦必隨方各異何以歷東徂西而月中之影並未少變也

其香曰旣非地影定論謂何先生曰格物窮理家推月之體其中疎密不一密者爲日光所射遂覺

光華倍映。其半有黑影者。則其體之疎處。日光射之。而其光遂透入。不復映發耳。譬之鏡焉。其平而亮者。光必瑩。間有損而蝕者。則光必暗。斯亦可類推已。

少頃。其香復問曰。向承明訓。云金星離日遠近。亦有弦望晦朔之殊。如月輪焉。又云金星小球離日。不出三十三四度之遠。夫既有定度。則亦無遠邇。胡有弦望晦朔之殊乎。先生曰。月之弦望晦朔。其義云何。對曰。月在日下爲晦。與日對爲望。在日之

西爲上弦。日之東爲下弦。先生曰：子旣明乎月，則金星從可知矣。考金星小球，旣迴環向日，則金星在日之下，最近，非晦乎？離日最遠，非望乎？在日之前而東，非上弦乎？日之後而西，非下弦乎？故曰金星去日，亦有弦望晦朔之殊也。



日鐸日抄目錄卷之六

答聖教孝敬父母存亡皆然

見一張
凡二則

答闢釋氏之邪爲忠於所事

見二張
凡二則

論上主好謙惡傲

見三張

論天神祇一傲念輒受重罰

見三張

論德貴謙

見四張

論以苦報主須存真愛

見四張
凡三則

釋仁字之義

見五張

論時日有用毋負

主賜見五張

答默想工夫期于行

見六張

答四德爲萬德宗

見六張

論奉教不在多言

見七張

論不靈之物尙順

主命而人反逆

見四張凡二則

答人之七情宜以愛德爲主

見八張

答七情由靈魂而發而死後之情有所蔽而不全

見八張

凡二則

答主怒非怒

見九張

答天地未足稱才

見九張

論色念易萌須用剛克

見九張
凡二則

論魔誘善人倍力于惡人

見十張

喻良友如鏡

見十張

論魔鬼紀過天神紀功

見十一張
凡二則

喻奉教若治田

見十張
二張

論人宜熱心向

主見十二張
凡三則

答爲善不拘根器

見十張
三張

論人須佩服

主言見十張
四張

論晁旒瞻禮

見十張
四張

答教中工夫樂而非苦

見十
五張

論人所善終仰賴

聖母

見十
六張

論聖枝瞻禮

見十
六張

論人滌罪宜洗以淚

見十
七張

論人獲罪毋諉之不可赦毋恃爲可赦

見十
八張

論領

聖體宜謙宜潔宜相愛

見十
八張

論

聖體不敢領且不敢不領

見十
九張

論禱以免禍亦惟其可

見十
九張

論傷

主受難宜默想數端

見二十
二則

論聖架有上下左右之義

見二十張

論致

主受難繇人七情

見二十張

論萬物皆知認

主人尤當感激

見二十張

論敬畏爲愛慕之僕

見二十張

答取法貴上

見二十張

答

天主愛人有七恩非父母可並

見二十張

答

天主化成天地

見二十張

論光榮聖架瞻禮

見二十五張凡六則

論居下者必上

見二十張

論 主要經有五

見二十
七張

論 人性之光有二

見二十
七張

論 謙德弗可及

見二十
八張

論 人心皆當爲聖神之堂

見二十八
張凡二則

論 聖母之恩

見二十九
張凡二則

論 倣法 聖母貞德爲切

見三十
張

論 天主無所不在

見三十一
張凡二則

口鐸日抄卷之六

弗溢瞿先生

泰西思及艾先生口鐸

存元林先生

景教後學福唐李九標其香彙記

陳景明肇夾

桃源

陳景耀肇良

分錄

柯士芳無譽

莆陽

林光元仲錫

較訂

秋七月五日、艾先生自龍江抵邑、費中尊過訪、問先生曰、向閱聖教諸書、知貴教甚嚴而正矣、乃聞奉教之家、祖宗遺像、盡毀而不存、未知然否、先生曰、此訛言也、教誠無是也、昔天主降諭十誡、前三誡、惟欽崇一天地、真主、後七誡、卽以孝敬父母爲之首、今貴邦鄉紳士庶、其奉教者非一家也、所謂思死如生、敬亡如存者、孝愛一念、初未少替也、試明稽之、而人言之訛、種種可破已、

中尊曰、果爾、則人言胡自生平、先生曰、此有故也、

天王十誠第一誠惟欽崇一主故諸邪神佛像

悉毀不事而貴邦士庶之家奉諸魔像多與祖先
竝列謂之家堂甚有尊其位反在祖考之右者若
奉教之家則惟欽崇一主故凡相傳土木魔像

悉棄置之人謂其毀家堂也遂併謂其毀祖像以
訛傳訛竟不之察耳大抵創此說者多屬二氏之
流邪不容正故有不知而誤信者亦有明知而故

言者罪誤在人於聖教何損焉

詳見西
方答問

中尊曰釋氏演法立教其門戶亦覺專一先生何

關之深也。先生曰。此論正不正。寧論一不一哉。今中邦天下大一統矣。其禮樂刑政。必盡出一天子。乃彼竊據之雄。其政刑非不專一。然而邪正則迴分矣。夫普天之下。只一主也。則普天之下之人。亦只宜其事一主也。彼釋氏教雖專一。然而僭擬上尊。謬迷大本。亦天主叛臣耳。奚問其教之專一與否也。

中尊曰。釋氏教雖非正。然關之則無所容。先生稍恕之何如。先生曰。人不來問。愚未嘗往關。然有幡

然叅證者。則邪正之路。烏得混而容之也。譬有叛
寇于此。思僭據稱雄。明公忠于所事。其將混而容
之乎。抑不遺餘力。必掃除廓清。以上報明主乎。
愚之事天。主也。正亦如是。

十三日。瞻禮畢。先生謂衆曰。昔耶穌在世時。訓衆
以謙。嘗有發利塞俄之徒。與一罪人同登王堂。
發利塞俄向王立而言曰。吾自來守規齋戒矣。
不偷盜邪淫矣。非若罪人。如彼其污也。其罪人則
俯身叩首。不敢仰視。惟痛自刻責。祈王憐而赦。

之發利塞俄入堂潔而出堂污矣。彼罪人者入堂污而出堂潔矣。蓋至尊上王原好謙而惡傲發利塞俄之徒自恃其功其功皆罪梯也。惡人自悔其罪其罪皆功府也。子其辨諸。

又曰子知罪之首者何在。惟彼天神。天主賦以性體。非不純美也。一背主恩。便爲邪魔。遂受至重至永之罰。彼亦何嘗偷盜邪淫造諸惡事哉。不過恃已才能。輒萌傲念。竟淪永苦耳。人思已之才能。其去天神。不啻倍蓰。可傲然自滿。甘犯主

命。而倣尤邪魔者乎。

少頃其香問曰。承明訓云。祈求不如領受。大都領受莫如謙。昔林先生論謙德。譬之掌焉。掌面能受。背則不能。以掌面中虛故也。先生曰。然。請觀之。器之虛者。音必亮。故製樂器者。必空其中。而清越之音出焉。實則無之。夫一樂器之微。尙貴虛也。人而不脩謙德。堅距其中。奚可哉。

復月之七日。艾先生已適溫陵。其香入三山林先生。詔之曰。吾主耶穌。爲我等受難受苦。我今卽以。

苦報之猶未足酬萬分之一也。以苦報主。尙敢暢所欲言。行所欲爲。嗜所欲得乎。

其香曰。以苦報主。理所宜然。其如克己之難何。

先生曰。克己誠難。然有真愛主之心。則不難矣。

譬有人于此。而子愛之。情好甚篤也。推子愛之之心。卽竭一身之奉。而不言勞。甘卑下之役。而不知賤。涉萬里而不爲遠。罄千金而不辭貧。受人譏謗。而我不恤。身經百折。而我不避。甚至以身代死。亦欣然爲之。愛至此止矣。豈有愛主若此。而患克

已之難者乎。

其香曰事。主之道不一，果爾，則愛德盡之乎？先生曰：行事有一愛。主之心，不論大小，皆有功德。若無是心，雖終日大齋，鞭策流血，傾財絕色，皆未足言功也。必也思言行爲之間，悉翕順。主命。婉合。主心。言。主所欲言。行。主所欲行。重。主所重。賤。主所賤。五官三司，無一不與。主合也。斯爲愛德之至者也。其蒙。主之愛必大矣。少頃，其香問曰：聖教之要，愛。主爲上，愛人次之。

然則仁會之舉，非愛人乎？先生曰：仁之爲字，取義二人。蓋以二人方成一仁。安有孤立寡恩、痛癢膜置而可謂仁乎？故仁會之立，正爲吾儕親愛設也。何也？吾主以愛人爲心，故凡愛主者，必推以愛人。彼鬼魔者，時懷害人之心者也。奉教而不思愛人，是魔眷屬耳。

十日，先生復謂其香曰：吾人每日之間，于我無係之事，不須動及五官。蓋造物主之生物，俱屬有用。無用則不生。今主之生此時日也，原我等立功。

修德之日也。我於無關之事。分功一日。是空費大主一日矣。況用之嬉遊浪談。不懼罪乎。

其香曰。聞教中有默想工夫。請問其畧。先生曰。人晨不默想。則靈性失其養矣。默想者。養靈性之糧也。但默想工夫。須用記含。明悟。愛欲。三者爲之。其香曰。云何。先生曰。一清。記含。記含不清。則雜物亂入腦囊。默想時。遂有紛思憧擾之弊。故必蒐羅經典。取其精美者。括諸囊中。隨所抽而用之。以啓明悟之機。二充。明悟。悟機既啓。則觸類引伸。洞徹其

隱。因揣其行爲意義。取爲法則。而愛慕之情動矣。
三發愛欲。既悟斯理。遂熱心嚮慕。或發痛悔之情。
或生遷改之念。堅定已志。祈 天王賜我神力。毅
然行之。斯則默想之大畧也。雖然。默想期于行。默
而。不。行。是。爲。無。實。

十三日。其香問曰。智義毅廉。謂四樞德。之四德者。有
一事而竝見者乎。先生曰。有。凡人欲作一事。審爲
是則行。審爲非則止。如是爲是。非爲非。智也。是卽
行。非卽止。義也。行必健。止必斷。毅也。行勿過于行。

止勿激于止。廉也。是一事而四德備矣。故曰智義
毅廉四德萬德之宗也。

頃之先生又謂其香曰。凡人呼吸之中皆有天。
主。爾于出言之際。尙其戒之哉。其香曰。言而談道。
庶亦無傷。先生曰。雖然。奉教不在多言。卽聖經一
語。隨取而涵咏之。有終身行而不盡者矣。至若談
道。誨人。亦資口說。然爾欲教人。當先行其教。而教
之。聖良有云。誨人而不自誨。實無有誨。斯言深可
繹已。

十二月五日，先生詔于衆曰：昔耶穌偕衆航海，俄

風濤大作，船將沉，衆呼耶穌求救。耶穌曰：有我

在，毋恐也。徐命風息，卽息。浪平卽平矣。夫人之涉

世，猶泛海也。水火盜賊諸種種拂逆之事，盡風濤

也。然皆有吾主在，誠心呼救，自可恃以無恐。奈

何一遇危險，輒失望而不知認主者乎。

其香問曰：風與海乃不靈之物，何順主命若是

速乎？先生曰：凡天地間物，皆大主所生，則皆

主命是順，人亦宜然。今風與海既爲不靈之物，尙

順命若此。人奈何反出其下乎。不思主生萬物。至貴者。莫如人。而至逆命者。亦莫如人。甚且受恩愈深。而逆命乃愈重也。哀哉。

十二日。其香又問曰。人有七情。斯易犯罪。則七情者。似不可有也。先生曰。否。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人所不能無。故有之。未足爲罪。惟用失其道。而罪斯成矣。雖然。有愛德焉。人能以愛德爲主。則諸情俱可中節。何也。愛猶火也。諸物得火。不變其味。諸情得愛。不踰其則矣。

其香曰、七情之發也、繇肉軀耶、抑繇靈魂耶、先生曰、人之七情、悉繇靈魂而發、肉軀特効用之器耳、如怒者必有怒容、喜者必有喜態、其實喜怒非自外至也、

其香曰、果爾、則人之死也、情亦依魂而在否、先生曰、然、人之既死、其情自依魂而在、特有所蔽而不全耳、其香曰、云何、先生曰、天堂之魂、喜蔽其怒、樂蔽其哀、蓋天堂爲榮福之域、哀怒之情、俱無所容、故純喜樂而無怒哀、非若地獄之魂、業身受永苦、

則怒蔽其喜、哀蔽其樂矣。故曰不全也。

其香曰：享天上之福者，既無怒情，則無怒者宜莫如主。乃有云：主之義怒者何？先生曰：此責也。非怒也。夫人所謂怒者，乃忿恨其人耳。天主愛人，何忿恨之有？第人甘犯主命，多方悖逆，故主因其罪而加責焉。豈忿恨之謂哉。

有頃，羅廣文太玄至堂，問先生曰：敝邦儒書中，以天地人爲三才，不知天地果稱才否？先生曰：天運動而地生育，似皆天地之才，而實非其才也。蓋天

與地悉。造物主所生，其能運動而生育者，乃

造物主以爲効用之官，命之能然，豈天地自有才哉。君不觀之書者乎。書者，筆也。所以書者，非筆也。而謂筆有能書之才，非通論矣。

十三日，先生問其香曰：聞子等共立貞會，吾懼功之未易守也。蓋人之色念，多出於本情，故一遇而輒迷。不啻磁石之于鐵也。曰：然則奈何。先生曰：磁石引鐵，以蒜塗之，則不能動。何也。蒜之味辛，于義爲剛。人欲克此色念，須有剛毅之氣，乃可成功。若柔

荏不斷。鮮有不墮險陷者矣。

又曰。昔西邦有王子。王懼其蕩也。三十年不出宮。不令見一人。識一物。一日命遊于都。閱諸美好之物。王子未有動也。偶逢群美婦過前。顧問左右。答曰。此魔也。最能引人。毋煩尊問。比歸。王問曰。今日出遊。遍觀諸物。何好乎。對曰。他無可好。惟好彼群魔耳。嗟夫。三十年不識一物。不見一人。一遇美色。而遂悅之。雖惕以魔弗顧也。可見好色之念。出諸本情。人可不剛厲自克乎哉。

八年乙亥瞿先生以二月至郡越十月六日始屆龍江時有數友新領聖水先生詔之曰子等今日業洗心入道矣然魔鬼之誘不可不預防之也對曰魔之誘也祇及惡人耳寧及于善人耶先生曰否魔之誘善人也倍力于惡人蓋惡人自己作孽無俟魔誘彼善人之事王者魔妬其功故誘之倍力耳昔有聖人偶適他所見一巨室一魔伺其門及過一農家則群魔伺之不啻百也聖人訝而問故魔曰彼巨室者素肆力于惡一魔誘之易易耳

此家素守誠爲善。屢誘之不動。雖百我輩。尚未足也。由此觀之。人可自恃其善力。而不祈。王祐以防之乎。

有頃。友有談玻璃鏡者。先生曰。良友如鏡焉。鏡人妍則貢妍。媼則貢媼。雖纖垢微瑕。鏡無隱也。良友之規人過也亦然。如徒匿瑕獻頌。無爲貴友矣。

初九日。瞻禮畢。先生謂衆曰。子等入堂祀王。亦曾虔恭昭對者乎。凡人有一邪念。魔必錄之。而況于言行之間。昔有聖人入王堂中。見一魔蹲伏。手

持一冊取而視之。蓋紀惡者也。諸凡奉教者。思言行爲。有涉于邪。悉備錄之。聖人懇祈上主。命魔去而收其冊。出以示奉教士。無不悚然痛悔。仰祈主祐者。夫魔鬼誘人于惡。惡成而復錄之。人奈何不避魔誘。而惟惡是從哉。

其香問曰。魔鬼紀過固也。若功則誰紀之。先生曰。此必天神也。昔有聖人于王堂中。見一天神。亦手持一冊。諦視之。則皆紀功者。但書有不同。有書以金者。有書以銀者。有書以鐵者。有書以水者。聖

人間故。天神曰。人有熱心向主。守誠純一者。則書以金。稍次則書以銀。若冷熱不常。純疵不一者。則書以鐵。最下冷而不熱。徒循虛禮者。則書以水。水者旋濕而旋乾。視之已無迹矣。若此之功。吾

主視之。無有。故書以水也。嗟夫。人有纖惡。魔鬼必書。有微功。天神亦錄。書于魔鬼者。則爲魔鬼之奴。錄于天神者。則爲天神之侶。二者定知所擇矣。

十二日。林復初至堂。先生語之曰。奉教若治田焉。旣播以嘉種。當時灌溉之。耕耘之。否則鞠爲茂草。祇

以供爨下之薪。是有田若無田也。子自受洗以來。主既賜以嘉種矣。而乃悠悠泛泛。曾不懇切用工。其去不奉教者幾何。吾恐嘉種已萎。蔓草生焉。地獄之火。不免以身爲薪也。可不惕歟。

廿六日。瞻禮畢。先生又謂衆曰。今日萬日畧經。載吾主耶穌有云。吾喜火之燃者。斯語可味也。夫火燃則可以自照。併可以照人。否則處于暗處。不惟無以照人也。卽自身且不見矣。人之熱心。猶火也。人而無向。主之熱心。卽自身之巨愆。隱匿視之。不

見若無有焉。安望其能照人乎。

又曰。火之燃也。須蠟以爲質。無蠟則火將安附。故熱心。火也。德行。則蠟也。使人之善行。不以時積累。則熱心且安從出。是無蠟而乃無火者也。

其香曰。無蠟則無火。是已。若彼未燃之燭。是有蠟而亦無火者。斯義何譬焉。先生曰。善行爲蠟。視彼旁門外道之人。豈無一二善行。可稱者。而無向

主之熱心。是有蠟而無火者也。有蠟無火。未燃之燭。吾主不貴。故曰。吾喜火之燃者。主訓深矣。

九年丙子，艾先生居桃源。二月朔日，朱廣文過訪，具言神皇優禮利先生，故享國最永，斯爲有福。先生曰：然，第吾人可享之福，寧止是乎？抑有無窮之福者在乎？廣文曰：固也。但爲善必有根器，乃可。先生曰：根器利固佳，卽根器少鈍，亦惟人玉成之耳。譬之田然，沃土固獲篝車償，若瘠土之民，厥功旣到，亦可收穫其半。况勤惰分而沃壤遂變爲荒蕪，瘠地亦化爲膏腴者乎？廣文唯唯。

初三日爲主保會，先生語之曰：爾輩亦佩服吾主。

耶穌之言乎。茲爾所領，皆其面與爾等言者也。經云：凡爲天主之人，必聽天主之言。彼輩不聽，原非天主之人故也。又云：凡聆主言而遵守者，必得常生。故聖額我畧有曰：聽主言而褻若充耳者，勿論已。其有欣然聽之而旋忘者，猶之乎弗聽也。有欣然聽之，終身誦之，追究其所行與言左也。亦猶之乎弗聽也。今吾儕月而領諸，歲而計之，佩服幾何。躬行幾何。聽而旋忘。行與言左者，多許也。奚以證其真爲天主人也。夫真爲天

主之人無他在佩服 主言而常存之已

初四日。瞻禮畢。先生謂衆曰。今日四十位冕旒瞻禮也。昔西土 主教方行。有四十人者。矢志靡他。左道之徒。擁權位而拘之。千百其刑不屈也。誕置之寒冰。悉勇往焉。顧其地有溫泉。四十人弗就也。惟祈 主祐。無或失志而已。時有守者。忽見從天有光。遍視諸人。各有天神以冕旒加其首。數之則亡其一。旁矚之。有一渝其志。從溫泉取煖者矣。守者愕然。用奮厥志。亦赤身從之。以滿四十人之數。役

卒椎其足死焉。中有一童，名默理端者，尙未殞命。其母在旁，喜而慰之曰：「吾子少忍。」主在邇，以接汝也。俄而役載衆聖之屍，將往焚之，欲獨留其子。冀生全而歸彼教。仁母不許，力負而隨。及殞命，與衆偕火。故俾厥子獲躋常生之域者，莫不賢智其母也。然則人不甘窘難，竟舍常生而入永苦，亦獨何哉。

抵晚，陳肇夾至堂，謂先生曰：「教外之人，見子輩時，對越靡誼也。時誦謝不輟也。時僕僕躬往。」王堂

也。實嗤予。謂予苦也。先生曰。而奚苦之云乎。守誠苦也。而最樂。克己苦也。而最樂。曷言之。人日向善功。偶闕弗補。謂快然不得也。人日遇非禮。堅戒弗爲。謂不快然亦不得也。豈必日荒于嬉。乃云樂哉。喻之士與農焉。士持鉛握槧。不曰苦也。欣爲之。以其豫備試期需也。農胼手胝足。不曰苦也。欣爲之。以其將獲篝車利也。今子時而對越。時而誦謝。時而躬往。主堂胡爲哉。曰愛。主愛奚苦也。天國臨格。將大有獲矣。且經有云。爾母爲不善。爾心具

有蟲焉。時以啣爾。彼不守誠不克已者。內不獲寧。猶蟲啣之。真無樂也夫。真無樂也夫。

初九日爲聖母會。諸友用以祈善終者。先生執規問曰。子之蒞斯會也。亦繹善終之義乎。善終者。可以補畢生之不善。畢生爲善。蔑以補此終之不善也。亦尙慎厥終哉。厥終若何。猶之橋然。人越生而之死。則自此世踰于彼世。恒于斯致蹶焉。奚以免之。豫有習焉耳。險習行。可期避。文習構。可期佳。死習學。可勿畏。故曰學。天王之道無他。學死是已。雖

然欲涉險途。必嘗熟其險者引之。乃無虞蹶。人漸趨于死。未嘗從彼途反也。求一我引者誰乎。此非吾至仁至慈之聖母無賴矣。規云。日誦死候經一遍。其務行諸母忽。

初十日。聖枝瞻禮也。先生詔于衆曰。昔耶穌將抵難。入如德亞都城。舉城之人。執花枝以迎。歡聲載道。實畢生一最喜日也。故王言有云。縱使能禁人聲。石亦未免發聲也。雖然。有二義焉。一極喜之。夕一極悲之。始實相反也。而實相合。餘不具論。約

之有三。皆主示人以意者。一則曰。民心向背。予
悉司之。凡我所許。靡敢不迓予。一則曰。毋聽譽言。
自喜哉。人之讚頌靡常。今日迎我。卽後日釘我也。
一則曰。嗟我有衆。獲戾山積。實所憐也。實所憫也。
于以贖之。實欣然往。嗟夫。主旣愛我。而欣爲受
死。我且不愛吾主。而欣爲致死。一克已其莫爲也。
今日讚。主明日爲不善。卽釘主矣。嗟我有衆。
請自憾爲釘吾主耶。穌之人者。

十二日。受難將屆期。先生又謂衆曰。凡罪之媒。恒由

于愛肉身彌厚。故愛主彌薄。愛主之味彌薄。

故愛已之念。因以彌涼。夫人之身。猶泛駕之馬焉。時以抗主。宜加之鞭。少縱則逝矣。人之于身。宜神以主之。否則鞭焉。勿使之逝可也。故身蒙垢。則以水滌之。蒙罪。則以淚洗之。人莫不愛已也。未有以淚滌厥罪者。吾主耶穌爲滌我罪故。流血汗。人爲已滌罪故。魯能流滴淚乎。

又曰。人敢于得罪。一則諉之。不可赦。一則恃爲可赦。之二念者。皆于罪中加罪者也。何也。人而得罪。

其罪一誠哉不可輕赦已。既而諉爲不可赦之罪，又一恃爲可赦之罪，又一非以不慈目主，則玩主也。之二念者，投我于死候，尤易。耶穌知之，直作之儀，彼茹答斯之賣主，失望而永墮。伯多錄之三不識主，擣胸而蒙赦，可監云。

十四日 耶穌定聖體瞻禮。先生曰：欲領聖體，先宜謙宜潔，宜彼此相愛。昔耶穌將立此禮，各濯宗徒之足。嗚呼！人之足，未有不欲居人上者。誰俯而承人之足哉？微論上而君公，皆我頭上人。卽或

爲人下而實承人足者。亦莫不欲于群衆中。爭出一頭地。孰相下而相遜。孰相愛而相濯。乃俯而承人之足哉。耶穌之教人以謙也。躬承爾足。雖然。又有意焉。人之足日行于途。最易染塵。勿論身之微垢。悉宜刷淨。卽至足上纖塵。亦當修剔勿遺。

耶穌之教人以淨也。曰。潔淨者但須濯足。又曰。我爲爾師且主。猶濯爾足。正示爾輩宜相濯足。卽相愛相遜。以徵爲我徒也。夫非耶穌教人以彼此相愛乎。乃人知愛人矣。知愛主矣。亦知仁愛之

在人原活。否則是謂心死。曷言活也。內涵其氣。中蘊其味。猶隆冬之樹然。欲驗生否。須嗅其根。有氣有味者。吾知其活也。既而出之。爲語言矣。是春夏既至。發而爲華。爲葉。愈知其活也。既而見之。爲行事矣。是華葉既茂。結而爲菓。又愈知其活也。否則。雖日言愛。何從驗之乎。

又曰。行遠途者。宿齎糧。今吾儕咸擬升天矣。耶。穌憫此途之難也。而畀之糧。僉曰不敢領。其吐之乎。抑曰未淨耶。其將聽偃蹇于途中耶。願茲吾儕。

各務洗滌。非惟不敢領。且不敢不領。以毋負吾

主界此聖體之糧也。其可已。

是夕爲山園默禱之夕。先生曰。人皆禱免禍。耶

穌則否。直曰。如其可也。則免我于此殃。如其不可。

惟我父之旨是奉。夫人皆禱免禍。免禍誠宜禱。亦

曰。如其可。云爾。如其不可。毋亦惟天主之旨是

奉乎。

十五日。爲受難瞻禮。遐邇畢集。先生曰。今日痛苦日。

非多言日也。雖然。請以數言爲無言之表。經載聖

若伯者家貲豐甚。子女滿前。牛羊萬千。實一方之
最尊者。既而衰耗。子若女悉逝。牛羊爲人掠去。至
田廬亦遭水漂風偃。孑然一身。未已也。復染惡瘡。
坐野外糞土中。有友三賢共往顧之。傷憐之切。至
于口不能出聲者數日。今日吾主爲我等受難。
痛傷之極。當做是三人聲。亦不能出諸口也。

顧默然用功。約有數端。問今日受難者爲誰。曰。至
尊也。至能也。問受是何難。曰。至辱也。至苦也。夫至
尊爲何。而受至辱。至能爲何。而受至苦。曰。至善耳。

至慈耳。爲贖我罪。爲救我耳。然則吾人當此。宜如何奮發曰。必至慙也。至感也。宜如何圖報曰。必至愛也。至欽也。愛者。愛其至善。欽者。欽其教命也。

矧吾主釘于架上。吾儕撫膺流涕。顧瞻斯架。有上下左右之義焉。上者。以至高無上之主。爲我等懸于斯架。寧無動我超然向上之思曰。惟是倣主以自淑乎。下者。以至善無瑕之躬。爲我釘于斯架。寧無動我兢兢謙下之念曰。惟是卑以自牧乎。左右者。凡人左手恒弱。右手恒剛。法左之善。忍法

右之剛強、且默思不可與此架之恩相左。又安可
不如右之強有力者、以勉承此恩乎。

先生言愈悲切、漸覺高聲、又曰、人有恒言、皆曰、父
母之仇、不共戴天、今聖教令人報仇以恩、似若相
背、然在今日、正當無赦此仇也、何也、天主吾大

父母、諸人既聞命矣、今釘主于十字架者何人、

謂比辣多耶、比辣多亦無心、而迫于衆人、且未識
其爲真、天主也、謂諸惡黨耶、惡黨之見、亦安能
遠過于比辣多、夫既非比辣多、又不得專咎惡黨、

果誰釘之哉。有友七人。向與我爲密朋者。傲其一也。故置。主于至賤至辱。受人侮慢百千也。貪與淫。又其一也。故置。主于至乏至苦。受人囚其身。又受鞭撻痛傷流血也。忿怒與饕餮。又其一也。故置。主于至殘至忍。渴而嘗之苦膽也。嫉妬與懈怠。又其一也。故置。主于至仁至毅。勤負斯架以登山也。嗚呼。是矣是矣。而今而後。斷不可與此仇共戴天者矣。衆皆俛首。不能仰視。

日暮。先生又曰。吾主耶穌。天地萬物。未有不認。

之爲。眞主也。維時降生。異星則見。三王則朝。天神則奏樂于空中。維時受難。日月則失光。地則大震。石則自相觸撞而碎。是物無不效靈而認之爲主也。獨是頑然目擊。絕不震動。絕不破碎者。亦木石之不若已。嗟嗟。未有能認之者。又遑問其胡爲而懸此架也。卽僉曰。爲贖我衆耳。其爲甲耶。爲乙耶。未有能認之者。而獨不見其架上禱時乎。曰。願赦彼衆之罪。夫赦罪而曰衆。則未有一一所赦者。嗟。我有衆。夫誰不得罪。夫誰非主所所赦。有

能認之。將必瞿然感激曰。是殆至尊至善之。主。而爲我一罪人者也。噫嘻。彼不能認者。則已矣。認之。而猶然不破碎。不震動。是真木石之。不若已。

廿一日。衆論愛慕。天主之事。先生曰。人有望尊客

來訪者。必走一僕。先往覘之。遠見車蓋輒報。俾主人豫備宴客需也。今人欲愛慕吾主。非卒然而

能也。求其豫報之僕者。誰乎。經云。聖德必從敬畏始。是敬畏者。愛慕之僕也。則欲求愛慕。非先敬畏。其道無由已。

有頃陳肇夾問曰。上主之道高矣美矣。第廣遠難行。必以高且美求之。吾儕幾無完人者。先生曰。固也。經云。人求純粹之德。宜學在天之大父。是不特希賢希聖而直以大父爲表也。不觀之射乎。方其操弓挾矢。矢必稍向于高。始克中的。否則半途仆地矣。人不黽勉法至仁至善之主。必不能爲大聖賢矣。不黽勉學大聖賢者。恐必墮落于罪人矣。古稱取法于上。僅得其中者。其是之謂與。

廿三日肇夾復問曰。主之愛人。果倍于父母之愛。

子乎。曰。然。曰。主之全能。能使人盡爲善乎。曰。然。

曰。然。則父母之愛子。欲其爲善而不能。吾主之

愛人。能使盡善而不爲。而謂其愛人。倍于父母愛

子也。誠所未曉。先生曰。隱。主之愛人。而令之爲。

善。無所不至。原非父母所得並也。蓋其令人爲善。

者有七。初。畀以靈性之明之德。使知所趨避善惡。

一也。復命天神以護守之。引掖之。二也。錄有經典。

以訓迪之。三也。代生聖人司教。以發明大道。四也。

時默啓而輔佑之。五也。親降人世。爲人儀表。六也。

代受難救贖。令人自新。七也。有此七恩。至矣。盡矣。
父母所不能分毫與者矣。故父母欲子爲善而不
能。是誠不能也。何也。力有限也。若主實欲使人
盡善。而終不强人爲善。非力之有限。理實不可强。
强之。則爲善。不出本情。亦非其人之德。功全在
主矣。全在主。則人無可賞。無賞則無以徵愛。故
不若不强。愈以顯其大愛也。

肇夾復問曰。近讀寰有詮。知天主首日。造天造
地。造水。造光。次日。堅定諸天。及造火氣。三日。分水

土生草木四日、見日月星之文、五日生鱗介飛翔之物、六日生百獸之類、後廼生人、今信經言全能天主化成天地、全能所化、一時具有、六日後成、似于化字有未合否、先生曰、否、天主以六日造成天地萬有、非從晨抵暮經營量度也、不過每日一瞬之間、一齊具備、所以必六日後成者、亦以見生物之有條序耳、且示人以六之日治人事、七之日治切已之功、而敬頌其造成大恩也、于全能之化字、何碍之有、

秋八月，艾先生至三山，十六日，光榮十字聖架瞻禮。先生謂衆曰：昔泰西有總王，感念吾主救贖之恩，從如德亞國，恭迎聖架，建大殿以奉之。厥後敵人啓釁，師徒撓敗，聖架被奪以去。王度力不能勝，憂苦甚，然終不敢失望也。朝夕祈主默啓，忽然帥師三戰而三勝之，因得迎回聖架。時王將躬負之，復置主受難之山，爲萬衆瞻仰，乃屢負弗前。旁有敎主啓之曰：昔吾主之負斯架也，衣敝衣如罪人。今王冕旒而寶衣弗稱矣。王大悟，因易服。

衣布負之登山與衆共仰。此今日瞻禮之大槩已。
顧其中義有數端。請畧而言之。戰敗而不失望。終
遂所願者。見人遇失意之事。萬不可失望。惟懇祈
上主。終可得所求也。易服而負架者。見人當勤荷
聖架以酬主恩。且不可生傲態也。至若聖架之
利益。其妙有四。

一爲行世之杖。夫人行斯世。盡險途也。鮮不失足
而蹶者。惟時顧瞻斯架。祈主扶之翼之。庶可安
行而無恐。

二爲憂苦之慰。凡人未有終日無苦者。一思吾
主爲我等受難。備諸痛苦。而我所受之世患。且如
飴矣。昔聖梅瑟領衆歸國時。衆渴甚。水苦不可飲。
梅瑟承主默啓。取木一塊。投水中。而水已甘矣。
後人推論此事。是卽吾主用木架受難。可變諸
苦者爲甘也。

三爲罪人之赦。凡人犯罪者。瞻仰斯架。定痛悔已
罪。庶可解贖而得赦。昔西國民苦毒蛇。主默啓
梅瑟。取一木如架。掛銅蛇其上。凡被蛇毒者。瞻仰

銅蛇而毒卽解。後人推論此事。以掛銅蛇于木者。卽吾主受難被釘之豫象也。蛇而銅者。有蛇之形。無蛇之毒。而反可以解毒。猶吾主被釘于惡黨。似有罪之形。而實盛美大德。無纖罪之實。而反可以解人罪也。

四爲開天之匙。自原祖獲罪。天堂之門閉而不開。及降生救世之功成。諸古聖之在靈薄者。始得挈以同升。是開天之匙。自聖架始也。之數義者。皆子等所當深繹者已。

十七日、陳孔昭邀款、坐次未定、先生曰、人之就席也、
遽岸然居上、徐而長已者至焉、主人更下之、則居
上者慚矣、何如先自處下、主人更上之爲愈耶、可
見居上者必下、居下者必上、人而不謙德是務、奚
可哉。

席甫定、先生謂陳石丈曰、塲中之試、命題必以五
經、然天主之要經亦有五、子知之乎、石丈請教、
先生曰、天主要經者、信經其一也、十誠其二也、
哀矜十四端其三也、七克其四也、然必終以撒格

勒孟多之七。始備受。主恩之五者。乃。上主所
定。以試人者。人其可缺一哉。

入夜。主人燃燭。先生曰。人有本性之光。有超性之
光。本性之光。特推測之慧耳。此事不知。推之彼事
焉。今日未明。俟之異日焉。斯其爲光也。如執燭而
炤泰山之八面。所遺不旣多乎。若超性之光。則異
是。朗然畢徹。淵然曠覽。方超出人性之上。而知人
所不及知。比如太陽當空。幽隱悉炤。視彼本性之
光。渺乎小矣。然非得。上主之默炤。弗能也。

有頃衆推入教先後以用顓爲最初用顓曰諸君
後來者皆超儔而上之儔共步趨瞠乎其後曾奚
足齒焉先生曰昔泰西一修士與衆共學見人輒
出涕其師問故對曰余之與衆共修也如某有某
德某則有某德獨余俱無是以悲耳修士退其師
曰德若斯人弗可及也已。

廿六日艾先生至龍江時聖堂新建輪奐一新先生
謂衆曰子等之建斯堂也可謂勞勩功多矣雖然
外堂旣建而內堂尤不可緩故聖葆祿有云爾等

心中當立一斯彼利多三多之堂何也凡立外堂者有三一曰拔除夫堂之未建也一片荒地耳必芟其蕪蔓除其險穢以爲立堂之基二曰建豎堂基既定則鳩工庀材爲堂寢爲垣墻木石規制靡不次第具舉三曰合成諸工旣舉于是上自棟樑棗稅下而戶牖階除悉一一湊合之而堂且告成矣若夫內堂之立也亦然人當未奉教之初莠言邪行匪所不有一領聖水入教則宿愆頓洗是拔除也旣領聖水于是多方立功省察克治諸凡愛

主愛人之行。靡不具舉。是建。豎也。乃若善功旣立。而思言行爲之間。尤必翕合。主心。言主所言。行主所行。時時刻刻。無一或離。上主也。是翕合也。三者具而內堂成。必受上主之臨格矣。徐觀堂臺。先生又曰。古禮之爲臺也。必砌以石。今雖以木爲之。亦必鎮以聖石。示不忘古也。顧子等欲立內堂。亦必鎮之以石。何則。石方正堅確。不可動搖。非若木之游移而靡定者已。

廿七日。諸友欲立聖母會。先生曰。子等亦知聖母

之思乎。聖母之加恩于人也。恒超人圖度之外。

蓋恩雖出自上主。必繇聖母爲轉求。故諸奉

教之人。多有不祈而得者。矧朝夕虔祀。而不維持

調護。以底厥成。此必無之理矣。昔聖多明我于醒

夢間。見升天之梯二。一紅一白。衆爭趨紅者。然一

二級而卽蹶者有之。或梯之半而蹶。或將盡梯而

蹶者有之。締視之。則吾主耶穌在其上。徐就白

梯。則衆各盡梯。無有蹶者。締視之。則聖母爲援

引。故得一一同升。由是觀之。可見主雖至慈。亦

至嚴。人不孜孜守誠。曷以克當其心。惟 聖母萬
慈之母。爲我轉祈。此升天之路。所以捷也。

且不觀子之於父母乎。人子有欲需之。父未必與
也。必轉貸于其母。此恒情耳。今 天主萬民之大
父也。聖母雖 天主母。亦萬民之慈母也。民生
有欲。其不可必之 上王者。則轉祈之 聖母。况
聖母愛人之心。原篤摯無已。又安有求而不獲者
乎。

先生又曰。欲事 聖母。非徒爲誦禱之文也。必景

其懿德焉。顧

聖母諸德咸備，問何者爲最切？曾

可對曰：貞德耳。先生曰：然。昔

天主將降生也，人

孰不願爲其母？乃

聖母于領報之時，此何等殊

福。是宜受命恐後者。而

聖母則疑慮焉。商度焉。

若必欲固守童貞，以事

上主。及天神告以故，始

安聽。

主命。

詳見本論

然則效法

聖母者，于應事接

物之間，其必疑慮商度，以求無渝此貞也。庶乎其

可已。

有頃，少者咸集。先生試之經曰：

天主何在？對曰：

無所不在。先生顧謂其香曰：「天主既無所不在，

亦可云在地獄否？」其香未敢對。先生曰：「天主既

無所不在，則在天堂亦在地獄，但其在有不同耳。

其在天堂也，諸神聖環列，益以顯無量榮福。其在

地獄，則嚴威之下，且憲判之，罪罰之，適以增魔鬼

惡人之苦耳。譬如國君在朝堂，有時亦臨刑獄，以

拷罪人，固不可云蒞朝堂而不蒞刑獄也。

林君及問曰：「國君之蒞刑獄也，卽離乎朝堂？」天

主無所不在，豈其適此而離彼者乎？」先生曰：「國君

主無所不在，豈其適此而離彼者乎？」先生曰：「國君

人耳一適此自離彼。若天主則無量無際。神體亦在天堂。亦在世界。亦在地獄。是以幽隱畢炤。呼吸可通。是豈有在而有不在者哉。

